

我与秦淮

□孔祥东

1979年暑假末梢,我第一次来南京。从扬州乘大通道客车,抵达时天色已晚。从中央门汽车站坐1路往建康路,表哥领我到状元境一同乡家中投宿。老乡家住在拥挤的大院楼上一隅,显然接纳不了借宿的人。再折回新街口丰富路同姓叔叔家,他一个人在南京工作,家眷在乡下。我挤在有地板的老屋里,与叔叔睡一张床过了一夜。

第二个晚上就住到了白鹭洲公园内东花园20号同学家里。同学的家紧挨城墙,三间乱砖小屋,家中有父亲,两个姐姐。寒暑假才回家的同学是临时住客,床铺安在堂屋里,我睡在床上,他睡乘凉的竹床。

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了扬州。虽然扬州与南京这么近,却难得来一次。1986年我被借调

到江苏省交通厅,就是现在的中华路与升州路西北角的大院。那时大门朝东开在中华路,正对南京陶瓷商场,招牌是萧娴写的,用陶瓷制成。大门南面,隔一间交通厅自营的交通书店,便是南京人津津乐道的刘长兴。那么多年我只去买过一次大肉包子,还是为孩子他妈买的。

孩子他妈,家住在剪子巷60号-1。60号是剪子巷面北的一座老屋,老屋的后檐开了三个门,三家都是从老屋隔出的半间,大概十几平方米,与前排住户1米多宽的间距形成一个小院落,在五板桥巷子西侧朝东装一扇小木门。孩子他妈家是三户居中的一间,而孩子他妈住在院落外面左手,就着老屋东山墙搭的一个披子里。

我第一次去她家,从交通厅步行,经长乐路,过武定桥,

沿大油坊巷往南,过马道街巷口再往前左拐即是剪子巷。

1992年秋末,我只身正式来南京发展,在孩子他妈的屋里住过几个月,每天早出晚归,无数次从这三条路进出剪子巷。此前我已从交通厅回扬州上班,与孩子他妈在扬州结婚生子,然后辞去公职。这之后,我就近在鼓楼区租房、买房,基本再没去过剪子巷。一直到2015年被拉去看长乐渡项目,一座座的中式民居钉着剪子巷1号、2号……木牌,我才想起找原来曾经住过的地方。

我在剪子巷走了一遭,再也不见五板桥那个脏兮兮的小巷。从三个不同路径重新走一遍,除了大油坊巷南端尚未改变,其他两条路整个没有了一丝痕迹。

据文献记载,老门东一带三国以来即为居民聚居地,到

了明初,靠城墙的边营、中营、三条营为守城卫戍的兵营所在,明都北迁后转化为民居。史载这里原来有一条小运河,从白鹭洲弯弯曲曲流过来,清代退化成排水明沟,五板桥就是明沟上的一座桥而成为后来的巷名。这次老门东改造,居然从土层下挖出了这完整的五块石板,移建成的新五板桥就是原物。经过这一轮现代化翻天覆地的开发,历史陈迹再也不可被埋入地下,随着这里原住民的迁出和逝去,记忆也将彻底消逝。

2011年夏,我从鼓楼区迁居到鼎新路。2013年区划调整,我在南京生活过的地方,除了鼓楼那一块,其余统统囊括进了新的秦淮区范围。合该我跳不出秦淮区的掌心。未来等我走不动了,只想到朝天宫地摊上捡几本旧书看看。

微观

○ ○ ○

正食桑葚时

郑谊

公交车上,发现脚旁不知何时多了一个大竹篮子。随着车子不停颠簸,盖在篮子上面凸起的草毡露出了一个角,里面黑里透红的桑葚展现在众人面前。篮子的主人是一位农村妇女模样的人,从交谈中得知她是下面乡镇一家蚕桑场的,听她说桑葚在城里能卖得贵点,就跟着车子辗转过来了。那个蚕桑场,就在我乡下老家的旁边。小时候,每到5月份,放学铃一响,我们就像百米冲刺的运动员跑进蚕桑场。桑葚又甜又解渴充饥,吃过之后满嘴乌黑,我们龇牙咧嘴地彼此逗乐,又刺激又有趣!

桑葚嫩时色青,味酸;成熟的桑葚质油润,酸甜适口,以个大、肉厚、色紫红、糖分足者为佳。可惜,因种种原因,它的销量没有像香蕉苹果那样形成气候。不过,近几年,附近的村民也开始换着花样食用桑葚,桑葚酒成为很受欢迎的新饮品。

5月将到,蚕桑场又热闹了。

让座

吴忠平

公交车上,一个两三岁的小姑娘坐在外婆的大腿上。她胖乎乎的,扎着两只羊角辫,能说会道,活泼可爱。坐在她对面的两个小伙子逗她玩,问她,母鸡一天生几个蛋?她说,两三个吧。大家都笑。外婆说,生一个。她说,只生一个,那店里哪来那么多鸡蛋呀……

车到站了,上来一个女人,挺着大肚子站在小姑娘外婆旁边。对面两个小伙子视而不见,都把眼睛朝向车窗外。小姑娘便从外婆大腿上滑下来,走上去拍拍两个小伙子:叔叔,你们怎么不给大肚子的阿姨让座呀?两个小伙子面红耳赤,愣着望她,她已伸手拉他们了……

车上的人都笑。

棋如人生

周汉平

喜欢在电脑上与人对弈,虽然输多赢少,却依旧乐此不疲。细细品味,下棋有如做人。

下棋需要机遇。象棋开局双方无差异,起点相同,一旦开始,则千变万化。一着不慎,全盘皆输;抓住对方失误,会起死回生。下棋需要专注。下棋时精神高度集中,因为棋路格局需要深谋远虑,不能只顾眼前、一心两用。有时稍一走神,回首已是白云苍狗,只能败下阵来。下棋切忌贪婪。对手会经常挖坑诱敌,贪婪者往往会中招,身陷囹圄,一败涂地;清醒者却能洁身自好,避险还击,顺利破招。

下棋也好,做人也罢,最重要的是不能患得患失。棋可以重来,而人生不再,这是它们最大的区别。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



《伫立》黑白木刻 康宁

妈妈难得做饭

□崔立

约朋友一起吃晚饭,她说:“我妈妈今天买了虾呢,我要回家吃饭。”很得意的语调。还说:“我妈难得做饭。”

下班,和她一起走。飞驰的地铁里,她站我身旁,我问她:“你妈烧的虾,一定很好吃吧?”她说:“其实我妈烧的菜,都不是很好吃。”

她的妈妈,在医院做护工。护工是很辛苦的活儿,常常是一下班就累得想睡觉。妈妈是在晚上去照顾病人,很多时候,她下班回家,妈妈已经去医院了。早上,她去上班,妈妈都还没回来。工作日里,她几乎就看不到妈妈,像月亮与太阳总是擦肩而过。而今天早上,妈妈很难得早回来。妈妈说:“替班的家属来早了,所以我早些回来了。”妈妈顺道转了圈菜场,买了活蹦乱跳的虾,说要亲自下厨,烧给她吃。

从小,她是在老家,在爷爷奶奶照料下长大的,爸爸妈妈在城里要打工赚钱。直到上了学,她才回到爸爸妈妈的身边。一开始,她还很不适应,天天闹

别扭。有一天,妈妈去学校接她,却被告知,她已经走了。妈妈急疯了,学校附近的马路公园都找遍了。妈妈跑去了去往老家的汽车站,终于在来来去去的人群中找到了她。看到她的那一刻,妈妈扬起了手,手掌却没拍下来。妈妈抱紧她,哭得像个孩子。

也许是从这一刻起,她真正理解了妈妈。这些年,她和爸妈在一起生活。妈妈总觉得欠她的,对她的好是加倍的。家里有好吃的,妈妈都留着给她。妈妈说得最多的一句,就是:“你太瘦,要多吃点。”她一米六的个儿,都过100斤了,根本算不上瘦。反而是妈妈,才90斤出头。她看妈妈辛劳,劝:“护工这么累,别干了好不好。”妈妈笑了,说:“累才能赚钱啊,我多赚一点,将来多给你点嫁妆钱,让你少吃点苦……”

说起妈妈,她似乎有聊不完的话。

晚上,我给她发微信:“妈妈烧的虾好吃吗?”她秒回:“好吃!”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此刻她脸上的满足与得意。

恼人的购物卡

□李爱婷

不知从何时起,单位里的红白喜事出的份子钱跟风退一半,还不作兴退现金红包,而是由收了礼金的同事去单位附近一家大型超市办成购物卡退给大家。这样,不是“面光光”的现钞交易,免得互相尴尬。

虽然被退回了一半礼金,可这下却变成了非要去固定的超市买东西,活钱成了死钱。如果一段时间份子钱出得略微集中,那手里积压的超市购物卡就有点多。我呢,下了班归心似箭,单位附近那超市几年逛不了一回。好在家所在小区东西两个出入口都有这家超市的连锁便利店。虽说是私人承包的便利店,但能方便我最近刷卡买点零碎,也算是解决了用卡问题。

刚开始两家便利店的老板还笑脸相迎,结果看我结账时买得不多还刷卡,老大不情愿。其中西门那家的老婆娘就

很明显地一挥手制止了老板准备打印小票的举动,嘟着嘴说:“什么情况啊,怎么接二连三全是来刷卡的。打什么打,油墨纸张不要钱啊!”

后面几次我再去小便利店刷卡买东西就难了。比如那次,东门女老板边追刷边用眼角余光扫了我买的几样东西,慢条斯理说:“不好意思电脑系统故障,刷不了卡。”由于我挑选的几种作料都是做菜急需,我只好掏了现金付款。以后,我就不敢再去那两家便利店买东西了,怕看冷脸怕鼻子碰灰。

为了解决用卡难问题,我特意在周末坐车回单位,到附近那家大型超市母店,刷卡给老爸买条烟,再给老妈挑件衣服,又囤积了不少厨房用品,总算把几张购物卡用光了!自己再满头大汗拎着这些可买可不买沉甸甸的内容,等公交回家。

唉,这恼人的购物卡,这恼人的人情往来。

我的大学,我的诗和远方

□王雯锦

一场高考之后,终于破茧,飞进了大学的校门。

远离家乡的孤独感让我们渴望在大学里交到知心的朋友,渴望有人可以倾听自己的声音。于是我们努力地去迎合别人,努力地使自己变得合群。可是却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往往失去了自己。

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关系还算不错。上了大学后,性格开朗的她很快和同寝室的女生打成一片。逛酒吧,去购物,去高档餐厅吃饭,整天在寝室里睡到自然醒然后打着游戏追着韩剧,日子过得极度懒散和奢靡。成绩当然也一落千丈,以至于大一第一学期结束后挂科很严重。我了解了她的事后便发消息给她,问她,“你

上大学是为了什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她说,“大学里,就是要和朋友们搞好关系,过无悔的青春。”我哑口无言。

拿着父母的血汗钱,却在大学里潇洒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这不是我想要的大学生活。也有些同学,虽然有着远大的目标,但由于失去了督促,很快就变成了“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大学生活。

9月,我离开父母,来到陌生的城市。第二年的3月,我坐在教室的窗前,当我抬头的时候,我看到窗外正萌出一片新绿,生机勃勃。是谁说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我知道,我的大学在这里,我的诗和远方也在那里。